

# 帝国优生学与《三个女人》中的殖民主义思想

蒋天平 王亭亭

---

**内容摘要：**格特鲁德·斯泰因是20世纪初的一位美国旅法作家。文学评论界对她的认识大多停留在写作的创新上，赞誉其为美国现代主义文学的创始人。西方医学是西方文化的表征，对美国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殖民扩张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殖民医学研究殖民地上西方医学的推广和传播。斯泰因的小说《三个女人》出版于帝国殖民扩张时期。本文从后殖民主义视角，透过当时优生学的发展，挖掘医学想象如何被运用到帝国政治中成为帝国优生学以及殖民医学，并对美国移民政策起到重要的影响。分析还发现小说文本反映出作家的殖民主义意识。

**关键词：**《三个女人》；殖民医学；优生学；本土主义

**作者简介：**蒋天平，南华大学教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为美国文学；王亭亭，南华大学讲师，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本文系2013年国家社科一般课题“20世纪美国文学中的医学想象与帝国政治”【项目批号：13BWW044】和2013年湖南省教育厅课题“二十世纪美国小说医学伦理的想象”【项目批号：13C834】的阶段性成果，并得到“南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重点学科和语料库反映学重点研究基地”支持。

---

**Title:** Imperial Eugenics and Colonialist Ideology in *Three Lives*

**Abstract:** Gertrude Stein is an American writer living in France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The traditional comment on Stein is still about her creative writing skills as the founder of American Modernist literature. The Western medicine is the symbol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Western culture and contributes to colonial expansion. Colonial medicine is concerned about spreading of the Western medicine. Stein's *Three Lives* was published at that time. This thesis, adopting a post-colonialist perspective, explores the application of medical imagination to the imperial politics, and reveals how the empire eugenics exerts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American immigration policy. Stein's colonialist consciousness is also exposed in this thesis.

**Key words:** *Three Lives*; Colonial medicine; eugenics; nativism

**Authors:** Jiang Tianping is professor at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majoring American literature. Email: tianping54@sohu.com Wang Tingting is lecturer at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majoring in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Email: 1271885565@qq.com

---

殖民医学已成为当下学术界医学研究的重中之重（李尚仁<sup>1</sup>），但利用殖民医学史及相关理论解读文学作品，还比较少有。殖民医学一方面是指发生在殖民地上的各种医学实践，或相关的各种权力、机制和社会阶层活动，以帮助殖民者克服他们在殖民地上所面临

的医疗卫生问题。它的研究对象涉及医学技术、公共卫生体制、医学伦理、医学实践，以及宗主国或医学赞助方的政策和制度。另一方面，殖民医学又是学者从后殖民主义视角解读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殖民地背景下西方医学实践的理论和方法，为解读殖民文学提供了理论基础（蒋天平 33-48）。殖民史家罗伊·麦克劳德曾指出，美国科学、技术与医学在殖民他者的过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角色（MacLeod 13）。本文认为，殖民医学不仅发生在海外殖民地，也可能出现在类似于海外殖民地境况的国内移民区，20 世纪初在美国移民区内流行的优生学、产科学等医学科构成殖民医学，影响了美国的移民政策和本土化运动。

斯皮瓦克认为，19 世纪帝国主义是英国文化的重要部分，解读 19 世纪英国文化必然要考虑帝国主义。在 20 世纪，帝国主义同样是美国文化的重要部分，从帝国主义角度来解读该世纪的美国文学是必要的。乔勒·坎贝尔认为，“20 世纪早期文化史中，优生学与帝国主义两股重要势力联系紧密，优生学作为科学壁垒强化了帝国主义意识形态”（Campbell 3）。《三个女人》成书于殖民主义高潮时期，讲述两个德国女性移民和一个黑人女性移民的成长历史。因此，从后殖民主义视角，借助优生学、遗传学、产科学解读小说文本，探究医学在帝国主义扩张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具有很大的必要性；同时把作者放到后殖民语境下，还原其殖民者的本真面目，揭示出作者在创作中无意识流露出来的帝国作家意识。

### 一、桥头镇内殖民地及殖民化

“内部殖民主义”是在二战之后被黑人民权运动用以反对美国白人种族主义的理论。马丁路德·金认为，“（黑人）贫民窟差不多就是一个国内的殖民地，黑人居民在政治上被主导，在经济上被剥削，在任何地方都受到隔离和羞辱”（转引自赵稀方 193-97）。西方评论家杰林格瑞·沃尔和赫拉德·克鲁斯也提出“国内帝国主义”（domestic imperialism）的概念（顾学梅 94-95）。在 1840 年到 1900 年间，美国移民达到高潮，其中德国移民最多。他们深厚、强烈的传统宗教信仰、家庭观念、文化认同感产生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聚居而形成隔离于主流社会的较封闭的移民区。桥头镇就是一个以德国移民为主、夹杂少量黑人和东南欧移民，以及部分本土白人的社区。移民区内部遵循着半封建、前工业社会的生活秩序，移民们在政治、经济上受到本土白人的不公正对待，社会身份类似于殖民地上的被殖民者，因此桥头镇可被看成美国国内殖民地。在殖民地上推行的帝国优生学演变为殖民医学。

斯托尔认为，非洲殖民主义建立在西方种族观念之上，殖民者通过在殖民地上建立详细的统治规则和统治模式，如白人和土著人分裂的社会模式，确保了白人在经济、社会和政治上的统治权（Stoler 635）。桥头镇也不例外。根据 1885 年签订的富伦法，美国的移民政策允许从事底层工作，如家庭仆役、家庭教师等行业的德国人可进入美国。因此进入美国的德国裔女性移民，连同黑人和少量的东南欧移民普遍从事家政行业，构成社会底层，而美国本土白人玛蒂尔达小姐、韦德史密斯小姐、桑仁医生等构成了当地的上层阶级。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认为便宜的土地和殖民地廉价的劳动力使白人过着上流社会的生活，享受类似于英国精英阶层的福利（Huxley 184）。桥头镇的上层阶级雇佣着大量的德国移民，如安娜、萨利、莉娜等等，四处游玩结交朋友，夏天住到乡间别墅，冬天住在城里的宾馆，生活快乐、休闲、优雅。底层移民们则经营着些小生意谋生，安娜哥哥卖面包谋生、德雷顿一家靠酿酒为生，兰特曼太太忙于给底层女性移民接生。他们生活贫穷、困顿，经常入不敷出，不得不寻求安娜的救济。此外移民们还常常疾病缠身，德莱顿太太患有肿瘤、波

斯米亚店员患上肺病,穷困的理发师每逢工作机会就经常生病。移民们都安守本分、尽职尽责地服务、伺候本土白人。安娜一直给本土白人做女仆,衷心耿耿、任劳任怨,坚守作为仆人的本分,直到劳累成疾而死。生物学家作者万巴德曾对在殖民地之上建立起来的主仆关系做过贴切的比喻,殖民者像寄生虫一样需要中间宿主的服务,直到它能独立生活,在欧洲家庭中乳母扮演的角色正是这一角色(李贞德 243),类似于欧洲家庭的乳母,安娜一直在抚育、伺候韦德史密斯小姐家的小女孩琼和小男孩埃德加,直到他们成年。

对于安娜辛劳的一生,作者评价是忠心耿耿的女仆(25)<sup>①</sup>,话语中透露出作者的殖民主义意识。对于移民们的悲惨、穷困的生活,作者又持有19世纪种族主义的“天定命运论”意识。借助安娜的话语,作者描述一名穷困理发师的宿命,“他们不知怎的,始终是入不敷出。他们工作勤奋,也很节俭,没做过什么坏事,但这个理发师恰恰就是那种赚不到钱的人。……理发师一有工作机会就生病,从未事事顺遂过”(64)。面对移民的穷困,安娜靠着朴素的阶级情感救济他们,但另一方面救济的事实又折射出上层阶级和底层移民之间巨大的贫富差距:安娜救济的穷人越多,就说明她和上层阶级的富有,因为她毕竟不过是本土白人家庭一名普通的女仆。

上层阶级掌握着移民们的生杀大权,控制着他们的经济命脉。移民们经营的小本生意必须依靠上层阶级的恩赐,乞求他们购买商品。作者开篇描述了两两者之间不平等的贸易关系。当安娜为本土白人主子到小店铺购物,她经常打着“玛蒂尔达小姐”的名号压低货物的价格。人人都害怕玛蒂尔达小姐,因此也常常满足安娜的要求。如果不满足,安娜还能指挥警察维持秩序,“只要她(安娜)有什么不满的因由,他们(警察)就会迅速处理”(4)。“玛蒂尔达”成为权力的符号和象征,安娜则是权力的实施者。贵族阶层的住宅和地理位置也体现出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权力关系。伊丽莎白·海耶斯指出,空间政治实际上体现并实现种族、性别和阶级政治,也会反映在住宅的空间位置上(Hayes 671)。玛蒂尔达小姐的整幢大房子颜色鲜明,红墙白梯,沿街建在山岗之上,整整齐齐的一排,俯视底层移民住户及他们的店铺。底层移民的生活区则分布在山脚下,沿着街道边建造,如兰特曼太太的小屋子,或者住在郊外,像贫穷的德雷顿家住在简陋的木屋里。

乔勒·坎贝尔一针见血地指出,移民区的阶级关系常常被理想化、田园化为慈善的家长 and 顽劣的小孩之间和睦的家庭关系,后者不得不寻求前者的领导(Campbell 5)。尽管桥头镇移民区内等级深严,阶级对立现象严重,但作者关于女仆的忠心耿耿论和贵贱的天定命运论限制了贫富双方之间应遵循的规制和秩序,忽略了上层阶级优雅生活背后无数移民们的辛劳、汗水、伤病。同时作者还试图理想化双方之间的阶级关系,“说来也怪,穷人是多么喜爱向那些友善的、地位高于他们的博览群书的善良人物讨教”(69),遮蔽双方间建立在优生学及经济基础之上的阶级对立和冲突的阶级矛盾,维护了帝国的殖民统治。

自建国以来,美国就警惕和厌恶外来移民,认为德国移民将会对美国民族构成威胁,并发起反移民活动和强制同化运动。美国政府推广“百分之百的美国化”政策,要求移民学习英语、美国文化和生活方式,消除移民自身的文化和价值观。在桥头镇,这种赤裸裸的殖民化行为具体体现在政府对移民英语语言、价值观念的要求上。移民区每个人,甚至德国老妇人凯蒂都能讲一口英语,哈顿太太的两个小孩在学校学习大量英语,遗忘了母语德语,在价值观念上认同美国的种族主义理论,认为德国亲戚比低贱的意大利人和黑人更更低贱。这种认识折射出当时美国社会盛行的种族阶梯观念,在阶梯顶端的是英国人、土生土长的白人和加拿大人,依次再是法国人、德国人、东南欧人、犹太人及黑人等。黑

人医生杰夫和姑娘萝丝都认同了白人的优生学及种族价值观，承认游荡撒谎是黑人种族的最大劣根性。安娜在对待同乡和美国本土白人的不同态度也证实了美国殖民化运动的成果。反之，桥头镇的阶级结构和文化价值观念的传播、盛行又证明了桥头镇的国内殖民地地位。

## 二、种族优生学

遗传学是一门研究生物起源、进化与发育，以及基因和基因组结构、功能、演变及规律的学科。它经历了孟德尔经典遗传学、分子遗传学和系统遗传学阶段，在 20 世纪获得了飞速的发展。在遗传学的基础上，英国博物学家 F. 高尔顿于 1883 年首次提出优生学理论，研究在社会控制下能改善或削弱后代种族（遗传）素质的动因。他认为“优生学是 20 世纪一次重要的社会和文化运动的思潮，与种族、民族和性别意识形态有紧密的联系，同时涉及到人口控制、社会卫生、国家医院、福利状况等问题……”（Galton 35）优生学在产生之初，就从一门自然学科转变为一门社会学科，成为殖民者种族理论的中心，为帝国种族思想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基础（Campbell 8-20），并在西方各国普及，将美国本土主义运动推向高潮。该理论结合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在从猿向人进化过程中，劣等种族滞留在最低级阶段，发展停滞，像一个长不大的孩子（鲍勒 385）。有数据表明，非洲成人大脑的重量绝对低于欧洲人的大脑重量，前者的大脑容量在高峰时期相当于欧洲人 10 岁时时期的大脑容量，并在青少年时期停止增长，而欧洲人的大脑在 16 岁时开始激烈增长，这种看法在当时被普遍认可。小说中黑人萝丝就是按照当时优生学塑造的典型。虽然她由白人抚养长大，但黑人血统使她堕落、退化、低劣、愚笨，行事作风漫不经心、粗心大意、没精打采、自私自利。她快乐就笑，不开心就发脾气，嘀嘀咕咕，肤浅得像个孩子、野兽，“忧郁、懦弱、孩子气、抱怨、烦躁、咆哮，简直像头令人憎厌的野兽”（83）。“孩子气”通常被用于殖民主义者对种族他者的描述中。皮尔逊是一个赤裸裸的民族主义者、种族主义者、殖民主义者，他认为在个人的成长过程中，本性比培育，遗传比环境更重要。因此人的种族差异、贫富差异是先天注定、与生俱来的，而外界环境和教育不能改变人的基因和个人性格。白人教育够使萝丝表现得不再像一般黑人那样俗里俗气、毫无节制，却改变不了黑人无道德感、无是非感、无羞耻感等劣等种族的心智和品质，作者直言在萝丝身上体现出来的差别，“白人的训练，只是有助于培养她的习惯，并没有改变她的性格。萝丝有黑人那种单纯的、没有男女差别的、无所谓道德不道德的观念”（84）。结论印证了当时的优生学观念，“最好的环境不能够提高劣等种族的人们，例如乞丐和黑人，同样也不可能提高文明社会中最底层的人群，例如习惯性犯罪、流浪者愚笨者”（Lundborg 532）。

生物进化论观点认为，类人猿具有好动、无目的漫游、无是非观、无责任心等特性，黑人种族处于类人猿的发展阶段，因此具有一半黑人血统的梅兰克莎也沾染上黑人的习性：整日无所事事、闲逛、游荡、说谎、轻佻、粗俗，被黑人医生杰夫总结为黑人的“很糟糕”的种族特性：寻刺激，闲荡、不安定。梅兰克莎与琼·哈登、杰夫、杰姆·理查兹等的恋爱经历所证明黑人劣根性的观点。此外，作者又虚构萝丝小孩突然死亡的个体事件及萝丝夫妇善忘的事实，“不多久几把这桩事情置之脑后了”（83），来夸大为桥头镇黑人社会的常态，隐射黑人无责任心的种族劣根性。另一方面也折射出作者对黑人高生育率的担忧。<sup>①</sup>除了缺乏责任心、真正的人类情感，黑人大脑简单、具有强烈的欲望。梅兰克莎很早就知道怎样使用她具有的女人力量，那种事儿也会引发内心强烈的骚动（94）。

高尔顿认为，“每一代人的品质都来自于她们的祖先”（Galton 13）。虽然黑人有许多

多种族劣性，但是白人的血统赋予个体的优点减缓、拯救黑人血统带来的劣根性。因此梅兰克莎身上的白人血统使得她优雅、标致，具有才智、耐心耐性，善于抚慰人，脱离了黑人血统的兽性和孩子气。小说中另一个同样具有白人血统的黑人琼，白人血液让她具有很多优越感，皮肤白得几乎没人认出她是黑人，“她身上有很多白人血液，这使她能明白事理。她身上的白人血液十分浓烈，她有胆量，能忍耐，有生气勃勃的勇气”（105）。作者认为萝丝小孩死亡的原因是一直照料萝丝的梅兰克莎的因故离开所致，暗示白人是黑人得以生存下去的保证，也折射出当时的极端达尔文观点，即黑人的劣等性将会导致他们在某个时刻在人类生存的链条上灭绝（Wilson 347）。

优生学思想激发了殖民文化内关于种族和堕落的最深刻的生物学担忧。心理遗传学理论认为，个体的性格一半来自遗传，一半来自后天。在遗传的特质中，个体的“根本性格”属于心理遗传学中性格的深层部分，例如活泼、开朗、冷静、急躁等等。梅兰克莎的母亲赫伯特“大妈”迷迷糊糊、神情恍惚、精神不定，父亲情感强烈但不稳定，这两种性格都遗传并杂糅到梅兰克莎身上，使得她具有白人和黑人的双重性格。弥尔顿·科恩指出，混血人身上杂糅两种或多种血液，因此他们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都充满了遗传性冲突，使他们的灵魂处于兴奋、不安定的状态（Cohen 119-21）。其中父亲的黑人血液造就了黑人性格，但与白人血液的杂合又激化了梅兰克莎性格中不安定、矛盾的因素：她喜欢放荡的生活，但内心深处又寻求安定和寂静；“爱得很强烈”，却又神秘莫测，总是做出许多不可思议和难以捉摸的举动，不相信人家，内心充满幻灭。梅兰克莎与杰夫医生、杰姆·理查兹之间的恋爱经历以及与他人之间的交往都证明了她复杂的性格缺陷和她生活的毁灭性的伤害。作者借一个道德家黑人萝丝的话语来批评梅兰克莎性格的卑劣，“我现在听到不少关于你的非常恶劣的事儿，大家都是对我说你做了多少那种事儿……我的的确确希望你有时候能懂得怎么想一个体面、正派的姑娘那样形式……”（242）

黑人血液一旦进入身体，就再也不会消除了。白人的血液能够拯救黑人，但是黑人血统对于白人个体来说是场悲剧，对整个种族、民族来说是个巨大的灾难，“混合婚姻的子孙将不纯的血液输入到白种人中，最终剥夺了剥夺白人的纯净”（Montagu 236）。优生学家苏通认为，白色人种血统纯净、高贵、伟大、辉煌，而混杂的血液则会使种族堕落（Sutton 22-23）。在美国的帝国优生学一直仇视、排斥移民，限制异族通婚。1924年弗吉尼亚等州版本《反族际通婚法》禁止种族间通婚。混血儿梅兰克莎的悲剧正反映了作者的隐忧。与梅兰克莎相对应，作者塑造了黑人萝丝，虽然具有低劣的品性，但她能够执守黑人本性，安静、幸福地生活。这正验证了作者“天定命运论”的思想。

### 三、阶级优生学

优生学理论在形成之初就在帝国领域内盛行，涉及阶级、种族、犯罪和精神疾病等概念，（Campbell ix）。英国优生学家将基因的劣等性、性的无节制性和高生育率等优生学观念与阶级联系起来，而美国的同行们则将这些特性与民族联系起来，将欧洲人划分为不同的种族而不是民族（群体），例如斯拉夫人、犹太人、意大利人等种族。这是一种伪种族思想（Dinnerstein and Reimers 55-56）。其中相较于盎格鲁-撒克逊人，日耳曼人是劣等种族，具有类似于黑人智力缺陷的种族特性。种族的优劣论首先体现在智力发育之上。当时英国优生学指出，智力迟滞（mental deficiency）不是一种疾病，而是智力没有正常进化（Campbell 85-86）。在桥头镇优生学的种族观念和阶级观念紧密结合，将一群底层阶级的德国女性移

民塑造造成种族他者和阶级他者，智力愚钝、精神不健全、迷糊、无道德是非观念、充满肉欲，还牵扯到早婚早育、性病、流浪汉、青少年犯罪、私生子等社会问题，经济上贫穷。

高尔顿指出，智力缺陷是精神卫生方面的公众健康问题，涉及精神学、心理学、生物学、社会学、优生学和环境优生学、司法、道德和宗教等等（Gordon 19）。坎贝尔认为智力缺陷除了种族遗传因素外，还有环境因素（Campbell 17）。这些女性都来自东欧移民家庭，处于社会底层，贫穷、缺乏管教和家庭亲情的生活环境导致移民女性的种族、阶级特性：愚蠢、迟钝、丑陋、未婚先孕，早婚早育。移民德雷顿家的两个女儿、兰特曼太太的女儿朱莉娅、莉娜家的 11 个姊妹，都长得丑陋难看、痴呆、迟钝。相反，而年级相仿的美国本土白人小琼小姐却因玛丽小姐的管教，显得漂亮可爱、充满魅力，成长为一名知书识礼的贵族小姐。她的弟弟艾德加接受了较多的教育，准备从事土木工程师职业。两者之间的阶级差异和成长差异都由她们各自的生活环境所决定，最典型例子是梅兰克莎。在种族上，她遗传了母亲的迷糊、迟钝和父亲的不安定、多疑的种族品质；在阶级上，由于母亲体弱多病，父亲易怒、严酷、好斗、缺乏责任心都使她从小就缺乏家庭教养，生活在游手好闲的流浪汉中间，养成爱好游荡、酗酒等阶级陋习。优生学认为，家庭教育可以促进子女们的卫生、清洁、健康的生活习性，而家长制对移民女性的失控则造成诸如私生子、青少年犯罪等社会问题。

博特（Burt）认为在引发犯罪的遗传、环境、身体和心理等四个环境因素中，遗传是主要因素（Campbell 163），由于智力欠缺，无法应对现代的、复杂的城市生活导致犯罪（Galton 158）。在梅兰克莎、萨利等人物的塑造过程中，作者扩大了遗传和阶级的作用，把犯罪、酗酒、斗殴等暴力行为和漂泊习性纳入种族和阶级范畴。詹姆斯·赫伯特和车夫约翰拿出剃刀进行斗殴，作者强调这是黑人解决问题的方式；梅兰克莎求知、游荡的生活方式被杰夫指为黑人游荡、不安心工作和生活的种族品性；杰姆·理查兹虽然得到了梅兰克莎“规矩”、“聪明”、“有胆识”的肯定评价，但她作为不可靠叙事者掩盖不了理查兹赌棍和酒鬼的身份。萨莉与肉店小伙偷窃证实了优生学中犯罪的阶级特性。坎贝尔指出，殖民地青少年犯罪率高的大部分原因是殖民政府没有创造出就业机会引发大量失业所致。同时，在殖民地快速城市化过程中，把这类社会问题归于个人身体和心理原因是西方一贯的殖民话语（Campbell 162-63）。权力产生话语，作者对桥头镇移民进行想象性描述是殖民权力话语在发挥作用，忽略了双方实际在政治、经济地位上产生差距的原因，掩盖殖民统治对移民造成的不幸的事实，维护了当下的殖民制度。

19 世纪末，医学与生物学认为女性的生育如同动物的本能，高生育率就意味着强烈的兽性（李贞德 236）。早在 18 世纪后半期，美国人认为移民的增加会削弱国家以盎格鲁-撒克逊人为主体的种族。在 1898 年到 1907 年间，移民从 22.5 万人增加到 130 万人，被集体想象为身体不健全、弱智，基因低贱、性欲无节制和生育率高。当时非裔美国移民女性超强的繁殖力曾是美国优生学焦虑的重点。<sup>②</sup>桥头镇德国女性移民也反映出作者的焦虑：品质卑劣、身体粗笨、强烈的欲望和极高的生育率，以及由此产生的私生子问题、早婚早孕问题、未婚先孕等问题。桥头镇几乎每个德国移民家庭都生育了多个孩子，莉娜家有 11 个小孩，德雷顿太太家有 7 个孩子，瘦弱的莉娜也生育了 4 个小孩，萝丝小孩死亡后被迅速淡忘隐射了黑人的高生育率。情节的塑造迎合了当时优生学观念，“那些底层阶级，乞丐、酗酒以及靠救济金生活的妇女，容易怀上私生子”（Kevles 59）。茉莉亚、莉娜、萨利、梅兰克莎、萝丝等移民女性都被安娜比作容易出轨的流浪狗，“萨利（德国移民女性）

很像顽皮的彼得、快乐的小淘气那样容易受到诱惑，干出越轨的事”（11）。兰特曼太太终日对那些惹麻烦的姑娘忙碌等情节都折射出美国人对东欧移民的集体想象。早婚早孕是促成高生育率的原因之一，也是宗教、文化落后的表现，先进文明中受过文化教养的女性，往往由于追求自由、知识和生活品质，逃避或推迟婚姻（Galton 21）。与东欧移民相对的是玛蒂尔达和玛丽小姐等本土女性，清闲、富裕、交朋访友的生活方式反映其单身身份，透露出自身白人的种族优越感和帝国优生学意识。作者在描述两种不同阶级的婚姻也各不相同。上层阶级琼小姐的婚姻合乎礼仪法规、浪漫，成为小姐、进入社交界、订婚、结婚、蜜月，而底层阶级茱莉亚、萨利的情感和婚姻都是偷偷摸摸，未婚先孕，表现出欲望和愚昧，这样的婚姻带来的不是幸福，而是更加贫穷、更多灾难，甚至犯罪，萨利的故事就是最好的证明。

#### 四、现代产科学 VS 传统产婆行业

殖民医学史家李尚仁认为，西方医学代表着西方文化，是西方扩张的代理者。医学作为一种文化理论向海外传播的过程构成了欧洲殖民扩张的过程（MacLeod and Milton 2）。殖民医学是西方医学的特殊形式，是帝国强化殖民统治的方式和手段。自19世纪进入现代医学阶段以来，西方医学开始蔑视、嘲笑、抨击、毁灭过去的传统医学，并传播西方文化。坎贝尔在研究非洲殖民地上的殖民医学时发现，优生学除了表现出殖民者的恐惧外，记录了殖民地的现代化过程，……殖民地肯尼亚成为科学殖民化的实验室（Campbell 3）。20世纪初美国内殖民地桥头镇的传统产婆行业也遭遇了西方现代医学的殖民化过程：美国施行强制同化政策，加大对传统产婆行业的打击。在殖民叙事过程中，作者套用了殖民地时期对产婆行业的想象来描述它在桥头镇的衰退。

历史上，产婆是女性分娩的重要实施者，确保了女性分娩的平安，减缓了母亲的痛苦。此外，她还是一个“顾问、流产者、治愈者、施洗者和护士”（Garratt 197-201），承担诊断病情、制定药方、制药和给病人提供护理等医学治疗任务，对于整个村庄和社区都是必要的。同时她们渊博的知识、多方面的能力以及可靠的收入受到当地人的尊敬。据史料记载，在20世纪初虽然不少移民已经演化成了美国人，但那些穷人、非裔美国人和那些南部美国移民区都已经习惯了产婆行业及产婆文化，在南方各州90%的黑人生育都是有产婆完成。<sup>⑤</sup>在桥头镇，兰特曼太太从事产婆行业，热心于帮助那些犯错误、惹麻烦的年轻姑娘，接济、帮助她们，帮助收养她们的私生子，缓收或不收医疗费用，体现出母性仁慈、善解人意、人道主义以及个人魅力。她的产房成为来自同一家乡年轻姑娘们精神和肉体上的双重救赎场所，是移民们进行乡情联系的纽带，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因此在故事开始之初，安娜将兰特曼太太描述为长相好看、有魅力、有本事、善良和蔼的、一生中见过的最不平凡的女性。而随着移民区殖民化发展，安娜眼中的兰特曼太太便逐渐发生了变化。

到20世纪初，传统的产婆行业构成了美国现代医学发展的障碍，导致优生学与产婆行业激烈的竞争，后者的生存空间受到了极大的挤压。在1908年至1918年十年间，产婆行业和东欧移民受到政府的限制，都极大地遏制了产婆行业的发展，直至消失而为现代产科学所取代（Kobrin 197）。资料表明，1900—1924年全国各地越来越多的医生和医院促使产婆在美国渐渐消失，……到了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美国绝大部分州都已经取缔了产婆。<sup>⑥</sup>究其原因可追溯到中世纪以来的传统认识，“女性就与巫婆和污秽联系起来，尤其是产婆和其他女性治疗者”（Ehrenreich and English 6）。在美国殖民地时期，产婆常常受到来

自教堂和男性医生两个方面的指控。因为产婆除了接生之外，还须给婴儿施行洗礼。教堂常常指控她们是巫婆、魔鬼的中间人，为撒旦而不是为上帝施洗。因此在小说中产婆与巫婆相互勾结，引诱虔诚的基督教徒。兰特曼太太带天主教徒安娜去巫婆家算命，并安娜对此做出道德价值判断，“去找算命女人实在很不好”（55）。巫婆丑陋的形象和房屋神秘、邪恶的场景的描述，削弱与之密切联系的兰特曼太太身上的光辉，诋毁产婆行业，为移民区产婆行业被打压和排挤做情感上的铺垫。另一方面，在殖民时期，因为产婆控制他人的健康和幸福，给男性医生的从业造成很大的威胁。出于行业嫉妒的原因，他们更容易跳出来指控、诋毁传统产婆行业及行医的产婆，指控她们无知和肮脏。在1900年代产婆成为了美国婴儿高死亡率的替罪羊。因此小说塑造了一个邪恶、神秘的男性医生形象，引诱、控制住兰特曼太太，诱使她犯下无可饶恕的罪过，破坏了产婆在移民区原本良好的声誉和地位，“兰特曼太太已经完全变坏了”（62）。安娜关于兰特曼太太的想象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现代医学对传统产婆行业挤压的事实。

产婆行业在桥头镇的堕落、退化具体表现在安娜对兰特曼太太的描述上。原本兰特曼太太是个好人，但自从神秘、邪恶的男性医生出现后，她好看的脸开始变得毫无生气、松弛憔悴，终日心神不定、精神涣散，从前充满无往而不胜的态度，现在却有着一种自知有错的不安神色，终日恐惧、不安、恍惚。在安娜的眼里，她从当初的不平凡女性堕落成神秘、沉闷、邪恶、犯错的巫婆，最后渐渐从安娜视野中消失。两者关系的疏远和终结都折射行业衰败，“自打兰特曼太太经历了那场苦难后，她的接生工作一直没有多少起色”（70）。在后来梅兰克莎和莉娜故事中，移民女性们的生产行为都由医生们负责，产婆彻底销声匿迹了。文中也叙述道越来越多的德国人和黑人开始从事西方医疗学习和研究，黑人杰夫医生就是其中的典型。他关于黑人种族的观点正是帝国优生学在移民区成功殖民化的结果。

## 五、贱民及话语权

葛兰西提出“属下”概念，认为属下即那些维持生计的农民、无组织的农民工、以及流浪街头或乡村的零散的工人群落和团体。在后殖民女性主义中，斯皮瓦克将此概念进一步扩展到城市中处于边缘、缺失主体性、在经济、政治和性别上处于从属地位，被双重边缘化的群体。“阶级种族主义”理论认为，本国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者、穷人被视为“下等种族”，带有一切低级种族的特性，是“文明社会中四处游逛的部族”。在殖民主义国家中，帝国主义总是与种族压迫、阶级压迫、性别压迫胶着在一起，桥头镇的东欧移民女性就构成了帝国主义霸权和男权统治下的贱民和“属下”。

文本的意义及其隐藏在文本背后的意识形态，是通过叙事来建构的，因此必须对文本叙事本身进行颠覆（斯皮瓦克 223）。斯皮瓦克借助此方法颠覆了夏洛蒂·勃朗特的叙事，认为《简·爱》的殖民主义话语将贝莎的反抗建构为癫狂，以维护帝国的统治秩序和权威。斯泰因在文本中也流露出帝国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和殖民主义叙事的倾向性，通过帝国优生学这一权力话语，从帝国、男性、理性三个维度剥夺了东欧移民女性的自我主体身份和话语权，将她们塑造成痴呆、愚钝、丑陋的形象。黑格尔把痴呆、蠢态、精神涣散归为疯癫的第一种形式。德里达指出疯癫并非一个本质主义概念，它是逐渐被建构起来的，是由掌握话语权的一方给异己贴上的一个标签，从而剥夺掉异己的声音。

安娜虽然是德国移民，但早已上升为白人统治的帮凶，富有且操纵权力，死心塌地、忠心耿耿地护佑白人主子的财富和权力，保护殖民统治和帝国事业，面对来自德国的故乡



人却俯视、教训和颐指气使的态度。兰特曼太太象征了传统移民文化和母性，自始至终地保持着对犯错年轻姑娘爱护和热情的态度，但移民、女性及产婆等身份使她成为美国政治、宗教和白人男性的受害者。柔顺的莉娜是逆来顺受的德国移民女性的典型，愚钝、迟缓、虚弱，没有生气，成为帝国主义事业的子宫。梅兰克莎是小说中最大的受害者。在帝国殖民话语中，白人与低贱的种族他者、贫穷的阶级他者结合生出来的混血儿都是低等动物，如《简爱》中混血儿罗莎承载了“邪恶”、“卑鄙”、“粗俗”、“灾难”等的罪名。这种命名方式正是殖民者传播帝国话语、维护帝国权威和殖民意识的通常策略。在《三个女人》中，斯泰因利用帝国优生学，通过由萝丝、杰夫的声音妖魔化梅兰克莎，维护帝国主义意识。他们习惯于指责梅兰克莎的邪恶，不能像一个体面、正派的姑娘行事，指责她身上追求刺激、好游荡的习惯是黑人最糟糕的种族弊病，然而白人玛丽小姐和玛蒂尔达小姐的浪游却得到了肯定。事实上梅兰克莎是以独特的实际行动来建构桀骜不驯的性格，反抗帝国的殖民话语，与维护白人男性帝国话语的安娜、萝丝、杰夫等形象完全不同：萝丝安于现状、缺乏想象，自居于白人的教育和价值观，诅咒梅兰克莎的死亡；黑人医生杰夫全盘接受了帝国优生学观点，诬蔑黑人的种族疾病。他们成为杀死梅兰克莎的真正凶手。这些女性的结局无一不是为移民区上层阶级舒适的生活、帝国的事业劳累至默默无闻地死去。她们的死是必然的，适应机械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点，“生存竞争”中的失败者是社会的进步，“最美的玫瑰只有除掉那些小花蕾才能够生长出来”（李建鸣 214）。安娜、莉娜已经完成了抚育帝国继承者的任务，梅兰克莎、父亲赫伯特等流浪汉的死都为昌盛的帝国主义事业消逝于无形，什么都没带走、什么没留下。正如莉娜死了之后，丈夫赫尔曼·克雷德尔和三个儿子心满意足地过着一层不变的安静的生活。

作者虽有德国血统，但在《三个女人》成书之前都一直居住在美国，在1897-1901年就学于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医学专业，对于当时流行的帝国优生学和主流意识形态应该相当了解并深受其影响。她曾多次表述过美国的共和政体的先进性，她热爱美国，为作为美国人感到骄傲、自豪（张禹九 159-177）；德国是个落后民族，指责德国人的下贱习气，节省、邋遢、懒散，全身臭气。塞米尔认为，在20世纪，帝国主义的表述、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爱国主义密切相关的（Semmel 62）。尽管斯泰因的小说完成了小说现代化语言的转向，但在人物塑造和帝国叙事中，她不由自主地流露出美国人身份的优越感和偏见，隐含了殖民主义话语和帝国主义意识形态。赛义德认为，一些进步知识分子、艺术家和机制在面对帝国殖民地问题时，就显得不那么进步了（汤林森 18）。因此斯泰因在帝国意识形态上是一位潜意识地主张优生学的帝国主义作家。

### 注解【Notes】

①本文相关引文均出自格特鲁德·斯泰因：《三个女人》，曹庸 孙予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以下标出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②1920年斯托特德（Lothrop Stoddard）把黑鬼“称为最快的繁殖者”，而上世纪初美国著名优生学学者拉夫利因（Harry Laughlin）在1914年警告说联邦政府须采取行动以阻止低等人种的进入。而几乎与此同时福柯所提出的对白种中产阶层女性的身体和性的“彻底医学化”（thorough medicalization）在医学话语中越发完善，而这一过程是以“对孩子的健康、家庭制度的稳固和社会的安全负责任”为名而实行的。

③ See J. M. Baldy, "Is the Midwife a Necessity?"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73 (1916): 399-400; and J. Milton Mabbott, "The Regulation of Midwives in New York," *American Journal of Obstetrics* 55.4 (1907): 516-27.

④ See Harold Bailey, "Control of Midwives," *American Journal of Obstetrics* 6.3 (1923): 293-98; and Charles Edward Ziegler, "The Elimination of the Midwif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60.1 (1913): 32-38.

###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彼得·鲍勒：《进化思想史》，田沼译。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

[Bowler, Peter J. *Evolution: The History of an Idea*. Trans. Tian Ming. Nanchang: Jiangxi Education Press, 1999.]

Campbell, Chloe. *Race and Empire, Eugenics in Colonial Kenya*. Manchester and New York: Manchester UP, 2007.

Cohen, Milton A. "Black Brutes and Mulatto Saints: The Racial Hierarchy of Stein's 'Melanctha'." *Black American Literature Forum* 18.3 (1984): 119-21.

Dinnerstein, Leonard, and David M. Reimers. *Ethnic Americans: A History of Immigration and Assimilation*.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Inc. 1982.

Ehrenreich, Barbara, and Deidre English. *Witches, Midwives and Nurses: A History of Women Healers*. New York: The Feminist Press, 1973.

Galton, Sir Francis. *Essays in Eugenics*. London: The Eugenics Education Society, 1909.

Garratt, Rosemary A. "The Midwife as Healer." *Complementary Therapies in Nursing and Midwifery* 7.4 (2001): 197-201.

Gordon, H. L. "Report of a Survey of the Inmates of Kabete Reformatory." *Eugenics Society Papers*. SA/EUG/C. 129.

顾雪梅：“对后殖民主义理论下保持中国传统文化的思考”，《成功教育》11 (2011): 294-295。

[Gu Xuemei. "How to Hold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under the Postcolonial Theory." *Success* 11 (2011): 294-95.]

Hayes, Elizabeth T. "The Named and the Nameless: Morrison's 124 and Naylor's 'the Other Place' as Semiotic Choraes." *African American Review* 38.4 (2004): 669-81.

Huxley, E. *White Man's Country: Lord Delamere and the Making of Kenya*. Vols.1 and 2.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53.

蒋天平：“《阿罗史密斯》中的殖民医学与帝国意识”，《外国文学评论》1 (2014): 33-48。

[Jiang Tianping. "Colonial Medicine and Empire Consciousness in *Arrowsmith*." *Foreign Literature Review* 1 (2004): 33-48.]

Kevles, Daniel. *In the Name of Eugenics: Genetics and the Uses of Human Heredity*. Cambridge, MA: Harvard UP, 1995.

Kobrin, Frances E. "The American Midwife Controversy: A Crisis of Professionalization." *Sickness and Health in America: Readings in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and Public Health*. Ed. Judith Walzer Leavitt and Ronald L. Numbers. Madison: U of Wisconsin P, 1985. 197-205.

李贞德：《性别、身体与医疗》。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

[Li Cheng-Teh. *Gender, Body and Medicine*.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12.]

李建鸣:《大转折的年代:美国进步主义运动研究》。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92年。

[Li Jianming. *The Study of the Progressive Movement in America*. Tianjin: Tianjin Education Press, 1992.]

李尚仁:《帝国与现代医学》。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

[Li Shang-Jen. *Empire and Modern Medicine*. Taipei: Linking Publishing Company, 2008.]

Lundborg, H. "The Danger of Degeneracy." *Eugenics Review* 13.4 (1921): 531-39.

MacLeod, Roy. "Introduction." *Osiris* 15 (2000): 1-13.

---, and Lewis Milton, eds. *Disease Medicine and Empire: Perspectives on Western Medicine and the Experience of European Expans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88.

Montagu, Ashley. *Man's Most Dangers Myth: The Fallacy of Race*. New York: Oxford UP, 1974.

詹姆斯·O·罗伯逊:《美国神话·美国现实》,贾秀东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

[Roberson, J. O. *American Myth. American Reality*. Trans. Jia Xiudong, et al.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1990.]

Semmel, Bernard. *Imperialism and Social Reform: English Social-Imperial Thought, 1895-1914*.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60.

斯皮瓦克:“三位女性的文本以及对帝国主义的批判”,杨乃乔 毛荣云 刘须明译,《后殖民批评》,巴特·穆尔·吉尔伯特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221-248。

[Spivak, Gayatri C. "Three Women's Texts and a Critique of Imperialism." Trans. Yang Naiqiao et al. *Postcolonial Criticism*. Ed. Bart Moore-Gilbert. Beijing: Peking UP, 2001. 221-48.]

格特鲁德·斯泰因:《三个女人》,曹庸 孙予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

[Stein, Gertrude. *Three Lives*. Trans. Cao Yong and Sun Yu.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12.]

Stoler, A. L. "Making the Empire Respectable: The Politics of Race and Sexual Morality in 20th Century Colonial Cultures." *American Ethnologist* 16.4 (1989): 634-60.

Sutton, G. "The Layering of History: a Brief Look at Eugenics, the Holocaust and Scientific in South Africa." *Yesterday and Today* 1 (2007): 22-23.

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冯建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Tomlison, John. *Cultural Imperialism: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Trans. Feng Jiansan.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99.]

Wilson, Leonard G., ed. *Sir Charles Lyell's Scientific Journals on the Species Question*. H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P, 1970.

张禹九:《格特鲁德·斯泰因传:空谷足音》。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

[Zhang Yujiu. *The Biography of Gertrude Stein*. Beijing: China Federation of Literature and Art Circles Press, 2002.]

赵稀方:《后殖民理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Zhao Xifang. *Postcolonial Theory*. Beijing: Peking UP, 2009.]

责任编辑:刘兮颖